

道書集成

九洲圖書出版社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必三

吳郡陸希聲傳

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為而无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思信之薄而亂之首前失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傳上德合道不以德稱无以而爲故有常德下德失道而同於德有以而爲故无常德上德之用法乎自然故无以爲而无爲也下德之用法乎无爲故有以爲而爲之也夫仁者兼愛皆有爲而爲能无以仁爲功者上也義者禁非亦有爲而爲能有以義爲利者上也何則若以仁爲功則滯於爲仁矣若不以義爲利則拘於非義矣夫禮之上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至於陳王帛尚往來斯禮之末節也今禮敬於人人

未之答彼誠失禮之微者我乃輒然變色奮肱而引之則失禮復甚於彼矣夫禮所以防爭失之於末則反以起爭斯乃世俗之常情不違禮之大本故也老子舉其失禮之甚識其起爭之由將使人反禮之本復歸於太一者耳記曰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故克己復禮而不尤於人易曰謙以制禮又曰謙德之柄苟能執謙之柄復禮之始則指撝而无不利安有讓仍之失哉且上德无爲自然合道失於上德法乎无爲故曰失道而後德耳夫法乎无爲德業者矣有爲而爲仁功見矣裁而利之上義明矣制而防之上禮立矣故曰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夫失於彼者得於此此天下之常理也故忠信之質衰於中而禍亂之機兆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大道之華發於外而愚昧之情或則常智以導其愚故智爲愚之始也前識者智也智爲先見之明而照於未形之理者也然則

仁義禮智皆聖人適時之用所以與世升降隨時升降者耳故執古御今則以道德為之本禮智為之末化今復古則以禮制為其始道德為其終所謂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者也夫泰豕為酒非以為禍而酒之流禍生焉仁義禮智非以為亂而治之弊亂生焉惑者不知利欲之為亂乃欲歸罪聖智因謂絕而棄之則可以復於上古之治一何過哉一何過哉故曰論禮於醇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愚則誣在於尋流還源去末歸本正禮義以及仁德用有名而體无名則自然之道不遠而復矣所謂大丈夫者且將斷此而不疑安處於道德之本不滯於禮智之末者耳何為其然乎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弊將若何故去彼華薄取此厚實斯乃執古御今之深旨也於手禮亦有之祭天一獻貴質也器用陶匏貴素也明酒之用而玄酒之尚筦簞之安而縈結之設皆貴本也安可忽之哉

經者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廢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也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瑋瑋如玉珞珞如石

傳夫一者道之于物之始也能抱其于復其始則萬物莫不遂其生之理矣雖天道之與神明地道之與山谷莫不以得一之故而能清寧寧盈耳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故侯王得之則為天下貞所以致之其道一也然唯其致之不可恃之故戒其无以此為也苟恃其清寧寧盈則必將裂發歇竭矣於乎萬物恃其生天理必滅侯王恃其貞貴高必廢特加貴高之言將戒侯王之深旨也亦既戒之而又演之曰其所以得貴為王侯必以賤者為根本也其所

以高居大位必以下民為基址也至於孤寡不穀皆下賤之稱也而侯王以此自稱者此以下賤為本之謂也窮極其致何以明之夫士農工商具於民然後有國焉輪轉軸軸備於用然後有輿焉今指輿而數之則皆輪轉軸箱軸耳不見有輿也指國而數之則士農工商耳不見有國也然則士農工商國之賤下者也國之所以存以賤下為本可故侯王當以貴自戒不欲瑋瑋然如玉之貴異當以賤下為本故宜瑋瑋然如石之凡賤也

經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

傳夫權也者以反為動而合於正者也實也者以弱為用而制於強者也天下之物皆生於有形有形之物必生於无形天下之事皆生於有兆有兆之事必生於无兆故知反之為動必生於弱之為用則動微之幾必生於靜冥之理然則幾生於理終歸於理權生於實終反於實此皆道之通

變覆却相濟者也

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以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无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傳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為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為真精之道矣然則為下士所非笑者豈不以立言有云乎夫體道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也與天地合其易簡而其用不可為典要斯夷道若類也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

反於玄妙斯進道若退也常處卑下而終不可渝斯上德若谷也常居潤濁而終不可涅斯大白若辱也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也生為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偷也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真若渝也正乎內而行乎外斯大方無隅也以若拙之臣陶甄天下而不為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事無事莫觀其用斯大象无形也為元為莫識其體斯道隱无名也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炁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自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吾是以知无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傳夫真精之體生妙物之用炁形既具萬物生焉夫陰陽相交而為冲炁冲炁運化而成萬物然萬物之生也莫不背陰而向陽冲炁行其中所以和順其生理也聖人立教之指必原夫天地之道窮萬物之理然後知人之生也亦以冲炁為主焉何以明之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其始有精爽謂之靈靈覺者陰也覺者陽也陰陽化淳而冲和之炁行乎其間所以成形神也故冲和之炁全則神與形相得神與形相得則為生冲和之炁散則神與形相離神與形相離則為死死者不可復生散者不可復全故必能養其浩然之炁然後可以合於自然之道易不云乎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也者蓋聖人之所重也聖人之所以重其生者何將以行道也道也者域中之所尊也雖大包天地細入毫芒要而言之在於身心而已是以為道之人務治身心之要治身心之要在處眾人之所惡然則孤寡不穀皆眾人之所惡而至公

自以為稱者將以損身心之強梁而求益於道德者也在易損之為善莫善於德念室德德念室則其心日明其心日明則可以益於理矣為益之美莫美於遷善改過遷善改過則其身日正其身日正則可以損其事矣所謂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也夫人之所以教教人日益我亦教人教人日損故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也夫道以柔弱為用不與物爭故物莫能與之爭所謂不損益之者也強梁者以暴害物物亦害之故不得盡其生理所謂莫益之或擊之也吾知彼強梁為萬物所惡故以此柔弱為眾教之父何以明之夫水以至柔為用而穿於石之至堅然以無形為體而入於物之無間是知有為之教本於事以剛健為主無為之教本於理以柔順為先吾見水之攻至堅然之入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有為之有損也夫行多言之教通有為之事則有為之有損也行不言之教通無為之理則無為之有益也

多言之教有為之損舉天下皆是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則天下希及之於乎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信矣
經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傳夫名者立身之表也有其實則身見尊於當時名亦揚於後世苟以矯激為之不足施於事實則名為間人身必棄於有道矣貨者發身之資也得所用則身以好施見重貨不為已而積苟以貪冒得之不能散於仁惠則貨雖滿堂身必薄於有德矣得竊名職貨之譏而亡其修身約己之道二者孰為病乎故甚愛名者必生偽則大傷其實矣多藏貨者必招盜則厚失其資矣故知足則不貪貨知止則不貪名不貪貨則不辱不貪名則不殆夫唯如此則其名可以長有其貨可以久守矣
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

熱清靜為天下正
傳夫聖人適濟天下而猶慮一物不得其所則成眾務而不弊矣德充四海而不敢介然自矜於懷則應萬機而不窮矣行至易之道而不徑庭因自成之器而不雕鐫陳至當之理而不文飾夫如此則物遂其性人盡其能天下之事不勞而自定矣究其所以然者皆自然而勝耳猶躁作者勝和寒靜正者勝和暑非有心於寒暑而寒暑不能侵之故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清靜可以為天下正也
經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傳夫天下有道之世天子則守在四夷諸侯則守在隣國雖有甲兵兵無所用雖有健馬無所乘百姓順其教化復於農桑開汚萊以藝樹糞田疇而摘種故民咸安其上而教其親矣天下無道之時天子則外攘

四夷諸侯則外侵鄰國故兵甲動於境內
戎馬馳於四郊百姓困於力役失其本業
桑梓盡於榛薪荆棘生於隴畝民咸去其
鄉而叛其君矣於乎无道之君毒痛天下
原其所以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
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
大焉欲而必得其心愈熾故咎莫重焉然
自非聖人不能无欲欲則不能无求求而
不知足禍之甚者也於乎未有多求而多
得之者故求而知足者其求必寡則易供
故其求常足矣

經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其出
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
名不為而成

傳夫聖人之為治也必推其身心以及於
天下故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
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
及天下之幼夫知此不俟出戶而天下可
知矣夫聖人之治也必反諸身心以合於
天道故已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也已

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也已樂善則知
天道之與善人也天以鸞象示其道聖人
亦以身心合於道又安用窺牖而後見天
道哉夫不能反推於身心而當其然自以
天下為已任勞其神苦其形孜孜矻矻有
為於天下之事者吾見其不能為治矣何
者夫天下之事一日萬幾不能兼要執本
而務治其末則形神勞矣夫神大勞則竭
形大勞則弊形神俱勞則危殆及之矣徒
勤勞於下流竟不得其萬一是以其出彌
遠其知彌少故記曰欲治天下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先治其家欲治其家先治其身
欲治其身先治其心欲治其心先誠其意
故君子不誠无物皆及推於身心之謂也
夫不行天下而能察知人情不見天象而
能名命天道則不為勤勞之事而能成手
至治及推身心故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又曰无為而治者其舜也歟此之
謂也

經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无為无為而无不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
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傳夫為學者博聞多識以通於理故日益
為道者兼要執本以簡於事故日損夫理
明則事定故學之日益實質道之日損也
夫濁於亂政靜之可以徐清故損之在漸
不可頓去則損之又損之也安於弊俗動
之可以徐生故損之至乎无為則能无不
為矣夫有為者緣人情而作之法制故有
事有事則民勞民勞則叛之无為者因物

性而輔之自然故无事无事則民逸民逸
則歸之夫聖人之心常處一物失其所符
欲救弊亂之要在於取天下人之心取天
下人之心在使其自來歸之耳故為无為
事无事俗化清靜則民皆樂推而不厭若
有為有事政煩民勞則百姓望而畏之故
不足以取天下之心也

經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
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
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

下澤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傳聖人體道無爲物感則應應其所感故
無常心然百姓之心常欲安其生而遂其
性聖人常使人人得其所欲豈非以百姓
心爲心乎苟百姓有好善之心聖人亦應
之以好善其本善者吾因以善輔之苟有
不善之心吾亦因而善待之使感吾善亦
化而爲善則天下无不善百姓皆得所欲
之善矣至於百姓有好信之者吾亦以此
化之則百姓皆得所欲之信而天下无不
信矣故聖人在天下惻惻然應於物感未
嘗少息而其心渾然與天下爲一未嘗自
有所爲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謂母意母
必毋固毋我是以能无可無不可無爲无
不爲故百姓皆注其耳目於聖人若嬰兒
之仰慈母聖人視之唯恐其傷也
經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
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
不避甲兵兇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

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傳夫生必有死理之常也達生死之理則
能安其常苟達其常則越於生理越於生
理則陷於死地必矣然則知生有常理不
達理以存其生者十中有三人耳知死亦
常理不達理以避其死者十中亦三人耳
若乃愛其生達理而存之則反失惡其死
達理而避之則反得者亦如之何爲其然
求生之厚越於生理是以動而乖常則之
於死地故善攝生者則不然知生有常理
則守道抱德而不辱其生知死亦常理則
樂天知命而不憂其死生死不能動其心
患難不能奪其志則陸行遇虎獸而不驚
入軍冒白刃而不懼雖處患難與不遇同
何以致其然耶有心害物物亦害之有信
及物物亦信之我无心害物故兇虎无所
投其爪角有信及人故甲兵无所容其鋒
刃是知生理不存於中則死地不見於前
仲尼曰忠信則水火可蹈蓋近之矣
經道主之德畜之物形之勢威之是以萬物

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
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
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傳夫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其
所由生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形其材
者事也成其用者勢也萬物以能生故尊
道以能畜故貴德道德以生畜之故自然
爲萬物所仰豈有授之爵位而後見尊貴
哉然道者真精之體德者妙物之用體可
以兼用用不可以兼體道可以兼德德不
可以兼道故稟其精謂之生合其氣謂之
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成
謂之亭量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
其傷謂之覆此之謂大道既生之而不執
有既爲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
之謂玄德管龜章言人同於道德今此章
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
經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
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殒身不殆

傳天下萬物固有所始始天下者其唯无名乎天下萬物固有所生生萬物者其唯有名乎然則无名爲天下之始有名爲萬物之母夫无名有名存乎體用用因體生故復以无名爲有名之母也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即道生一也夫一爲道之子道爲一之母道謂真精之體一謂妙物之用既得其體以知其用既得其用復守其體體用冥一應感不窮然後可以无爲而治故能歿身不死也

經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動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敗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殃是謂襲常

傳兌者嗜慾之所生也門者云爲之所由也以性正情則嗜慾之原塞矣以理正事則云爲之路閉矣夫如此然後可以无爲无不爲故終身不復勞也開其源而弗塞則長其嗜欲之情通其路而弗閉則濟其云爲之事如此則形神俱勞終身不可救矣知塞兌閉門之術是見於微小也桂嗜

慾之銳解云爲之紛是守其柔弱也守柔弱則物不能加可謂強矣見微小則事不能昏可謂明矣明者內景謂體也光者外照謂用也出應於事反歸於理是以用歸體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也以用歸體則與道合道用柔弱嗜慾不生故能馳騁云爲而不爲萬物所宰若嗜慾不除強梁於事事煩則管理是自貽其災殃故能以見微守柔爲用即是常用真常也

經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食甚虛服文彩帶利鉤屨飲食寶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傳老氏言若吾輩然略无知道之心始欲希於當世則唯所行之爲務務其苟合於當世也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方將行於大道則唯所施而是畏畏其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猶亨衢也亨衢平易无往不達以其大直不惠小迂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

人病之慎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路終不合於大道焉噫入其國其政教可知也觀朝闕甚修除墻宇甚雕峻則知其君好土木之功多嬉遊之娛矣觀田野甚荒蕪則知其君好力役奪民時矣觀倉庫甚空虛則知其君好末作廢本業矣觀衣服多文彩則知其君好淫巧蠹女工矣觀佩帶皆利鉤則知其君好武勇生國患矣觀飲食常饜飲則知其君好醉飽忘民事矣觀寶貨常有餘則知其君好聚歛困民財矣凡

此數者皆盜用民力以爲夸毗故謂之盜夸盜夸者非有道之治也然則盜用之云陰取之而民不知也所謂唯施是畏其在

此乎
經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傳善建者以道鎮國本則深根固蒂而不可挺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無繩約而不可解脫夫如此則子孫享祚長久故祖宗祭祀無輟絕也故脩道於身則其德用淳真修道於家則其德行有餘修道於鄉則其德教久長脩道於國則其德化豐大脩道於天下則其德施周普故以治身之道反觀吾身心身心能體於道則德乃真矣以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家人能睦於親則德有餘矣以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鄉黨能信於友則德乃長矣以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國民能遂其生則德乃豐矣以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能無欲則德乃普矣吾何以知天下國家以及身心之然哉以此反觀之乃知耳

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是之謂乎

經合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終日號而不嗟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炁曰強物壯

則老是不道不道早已

傳夫至人性念淳厚情无嗜欲泊然未兆有如赤子赤子者无心害物物亦无心害之故蜂虻蛇蝎經之而不螫蠶攫鳥猛獸遇之而不搏據雖筋骨至弱而拳握甚固雖情慾未萌而陽德自作雖終日啼呼而聲无嘶啞皆以純精不散和炁常存故能至此耳至人之德神矣又何以異於此乎故能知嬰兒之和柔而法之乃德之常也能知和柔為常德而用之乃心之明也夫

生為常理德之大也能順常理福之首也苟厚其生而益其福既失常理必致凶災故益生曰祥也志能動然炁能動志以心任炁然炁心強故心使炁曰強也夫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強者必至於暴道以柔弱為用故強壯者謂之不道知其不道則可早已易曰不遠復无祗悔此之謂也

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傳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辯道者以辯而不以心故大丈夫去彼辯說取此心悟塞其嗜慾之端閉其云為之路挫俗情之鋒銳解世故之紛糾上和光而不敵下同塵而不昧是謂微妙玄通與物大同者也上交於道而不諂故不可得而親睽下交於器而不瀆故亦不可得而疎隔濬泊无欲故不可得而利誘卑順不爭故亦不可得而陷害處上而不重故不可得而貴寵處卑而不汙故不可得而鄙賤道德自尊非人使然此所以為天下之至貴

經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无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樸

傳夫正名則不濫可以治國美奇謀則不

窮可以用兵矣二者纔足救患而已非可
久可大者也將欲可久可大者莫過於取
天下之心夫唯取天下之心莫過於無事
及其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之心矣吾何
以知其如此哉夫天下有事則多其禁忌
避諱將以治萬民也萬民以其有事不得
安其業故彌貧百姓有欲則多其利用焉
具將以助國家也而國家以其有欲不得
靜其治故滋昏民多智慧欲以防狡猾枝
梢益有以欺之故邪事滋起法令滋彰欲
以防姦究姦究愈得以取之故盜賊多有
此皆不塞其源而務壅其流故其弊愈益
而不可止既此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人之
心是知唯無事者則可以取天下之心矣
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云者以示不敢自專
其所舉之言蓋三墳之文也老氏爲周柱
下史遍觀上世之遺書故舉其言以證其
必然耳傳序云彌綸黃帝蓋此類也我无
爲則人遂其生故其俗自化我无事則民
復其業故其家自富我好靜則人保天真

之性故其事自正我无欲則人絕夸企之
情故其質自樸苟有事有欲而望致民於
富壽之域吾未見其可也
經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
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迷其日固以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
而不耀
傳夫有道之君悶悶然以寬大含容爲政
民皆樂其生而遂其性故淳淳然歸於樸
厚无德之君察察然以聰明奇急爲政民
皆失其業而喪其本故缺缺然至於凋弊
則悶悶之政世人爲之慢政而其民實樂
察察之政世人謂之能政而其民實弊亦
猶世之所謂禍者莫不畏惡之以其畏惡
之則福立其中矣世之所謂福者莫不喜
好之以其喜好之則禍藏其間矣雖禍福
相因莫知所極考其善惡豈无正耶夫政
寬民淳可謂正道禍中生福可謂善訓而
世人之迷其日固久知正道而不遵反爲

奇妄聞善訓而不信復爲妖孽斯至人之
所歎也是以聖人以大方爲德而无所割
正以至廉爲行而无所剝傷以大直爲心
而无所肆許以天光爲用而无所炫曜此
所謂悶悶之政豈同於察察之治乎

道德真經傳卷之三

道德真經傳卷之四

必四

吳郡陸希聲傳

經治民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傳夫治民事天之要莫如於嗇嗇也者儉約之至也嗇於事則素約於理則質質以事天則天降休祐所謂誠則能著也素以治民則民躋富壽所謂儉則能廣也夫唯能守質素則遠反淳德是以早復也早復者斷雕成模化澆為淳是謂重積常德重積常德則可以有為故无所不克无不克則可以无為故莫知終極莫知終極則殒身不殆故可以有國者也有國者所以治民事天之本皆在於嗇故嗇為有國之母焉能守有國之母則其道可長其德可久以為國本則根深而不可拔抵固而不可掘以為國命則生長而不夭絕視久而不昏憒

經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傳夫治萬衆之國若烹屠寸之雞雖調其水火要在不撓之撓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鼎矣以道莅天下亦若是已雖和其政教要在不擾之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亂於國夫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其要在於不傷人如此則鬼神皆感聖德亦不敢傷於人今舉以道莅天下乃言其鬼不神者夫利物於明者莫如聖害物於幽者莫如鬼故舉其極賤而求其反合所以究幽明之故也在易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此之謂也夫不傷之德自聖人始今先言其鬼不神蓋欲反歸於聖人耳夫鬼以害物為神今所以不能害物者以明神之不傷人故鬼不能為神所以不傷人者以聖人不傷人故也夫聖人不傷人故鬼神亦不傷人今既先舉鬼神不傷人故反言聖人亦不傷人夫

聖人者豈唯致鬼神不傷人亦使人不傷鬼神人神相依兩不相傷則幽明之感皆歸德於聖人故曰德交歸焉

經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托於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傳大國者衆國之所歸下流者衆流之所會衆流之所會故為天下之交衆國之所歸故為天下之托托之為言以卑靜自守而為衆牡所悅者也夫托之所以常勝於牡者非以其柔且靜復能為物之下乎然則雌靜卑下之術果可以勝躁動強梁者也故大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小國小國之君得此術則取大國大國下小國是道之動故曰或下以取小國下大國是道之用故曰或下而取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小國以成其大小國之意不過欲入事大國以存其小將使小大各得其所願則大國

之君宜先下小國小國之君必欣然而入於大國夫如此則真所謂天下之交托矣夫小國而下大國不過自全而已大國以下小國則天下歸之是以大國宜先下也經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傳道者廣大包容故為萬物之淵與善人得道之用若懷其實不善人賴道以全故為所保護夫美其言者可以市於眾尊其行者可以加於人況道之微妙玄奧无所不可善人得以為寶不善人得其所保如之何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也老氏以至慈為心故舉而歎之夫不善之人何棄之有乎所以立天子置三公正以教不善者耳若善則貴之不善則棄之則不善之人无復遷於自新之善長見棄於世矣又安用天子三公之教化哉由是言之雖奉其

合拱之璧先以駟馬之乘徒遑遑而求賢才不如安坐而進於此道也然則自古及今所以貴此道者何哉不日求之必可得有罪可以免耶何為其然夫道在近而人求諸遠則不可得矣故求道不遠在知其反能及諸身心則求而斯得矣豈非求之必可得乎然人之所以多罪惡者以不知道也苟能知道之體得道之用則解紛挫銳攻堅勝強而人莫與爭物莫能害豈非有罪可以免乎故記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自非若此之善又安足以為天下之至貴哉

經為无為事无味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傳夫體道之士微妙玄通應世之為而本无為應時之事而本无事應物之味而本无味其體雖大而樸甚小其用雖多而要甚少其術在於澹泊清靜不為萬物所撓耳夫唯如此則无欲无欲則无私矣夫恩者私之所畜怨者恩之所萌唯聖人能无

私无私故无私恩无私恩故无私怨眾人則不然以其有私故有恩怨然則天下有怨聖人以德德之人之不善聖人以善善之故民用和睦而上下无怨矣以德報怨此之謂乎記所謂寬身之仁者蓋以眾人言之耳仲尼曰行滿天下无怨惡曾謂聖人而有怨於物者乎

經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无難矣

傳夫樞機之發天下之至易也及其動天地天下之至難也誠明之至天下之至細也及其致悠久天下之至大也故欲動天地者必以慎言為要將致悠久者必以致曲為本秉要執本而天下之理得矣皆始於易者小者而成手難者大者是以聖人終不為大而能成其大也夫輕於然諾者必寡於期信由始多容易則終多艱難故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與其言浮於行

不若行汚於言如此者雖聖人猶難之而況於衆人乎夫唯其始不易是以其終無難故始不輕諾則終不寡信必然之理可不勉乎

經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主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傳天下尚安則易持其盈家國已危則難定其傾數心未兆則易謀消滅惡狀已形

則難圖混絕藥芽尚脆則其患易破枝幹既成則其禍難挫悔悟尚微則其憂易改凶咎既彰則其孽難追故聖人爲之於未有則其惡不萌治之於未亂則其害不生是以聖人之治无知无欲見其機慎其微使百姓日用而不知若不豫為之防早為之治其猶植木始於毫末足可接而絕及其合抱以至於不可伐築臺起於累土足可廢而圯及其九層以至於不可毀遠行始於足下足可踵而旋及其千里以至於

不可還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

經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无為故无敗无執故无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无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傳夫位者聖人之大寶國者天下之神器神器者不可取而為之取而為之者必敗大寶者不可執而有之執而有之者必失故聖人之事天下也樂推而不厭故无所

取為无所取為故无敗聖人之據大寶也功成而不居故无所執有无所執有故无失凡民之情則好於有為有為則多事多事故有敗故其從事於世也常於垂成而敗之何為其然不慎其始故也苟能慎其始慮其終則莫若於少欲少欲則少事少事則无敗以其慎之於始則能終无敗事本其慎始之心故使慎終如始所以兩舉敗與无敗者以明凡聖之相遠然則衆人之所欲者貨色也所不欲者清靜也聖人

則欲其所不欲是以不貴難得之貨衆人之所學者事跡也所不學者无為也聖人則學其所不學所以反衆人之所過厚其所以然者將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不致執是以能无敗无失也

經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傳夫古之善為道以治天下者非以發民聰明使盡其巧智也將以塗民耳目使反於愚拙也是何也夫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多智也若又發其聰明則智益多而巧愈甚故所務塞其兌閉其門使无知无欲而已苟發其聰明則姦詐漸作姦詐既作則必為法令以禁制之法出而姦愈生令下而詐愈起以至刑罰不足畏其意殺戮不能服其心於是乎天下大亂此民以智知國之賊害也苟能塗其耳目則姦偽不

生而亂賊不作民躋富壽之域斯乃天下之福此民不智知國之福善也能知民以智知國之為賊則雖聰明以愚之能知民不以智知國之為福則敦樸厚以鎮之是乃稽古之法式能知稽古之法式則是玄妙之常德也常德深遠與物俱反然後天下各復其性以至於大順矣

經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傳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德卑以自牧故江海以謙為德而為百谷所歸往聖人以謙為德故為天下所先上聖人豈欲先上哉天下樂推而不厭耳所以言欲先上者舉聖人以勸眾人耳然則聖人之處先上者豈爭而得之耶書曰汝唯不爭故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

於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

經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又奚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傳天下皆以老氏道德廣大不顯明智似乎不肖之人老氏自以為唯我道至大故能似彼不肖若使人世以為肖則吾道之細也久矣又安得稱為大哉傳所謂籌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蓋近之矣然吾道雖似不肖而其所寶可三保而持之可以為治則慈與儉不敢為天下先是矣夫慈慈於物者必能勇於拯救所謂仁者必有勇也儉約於用者必能廣於振施所謂節用而愛人也不敢先於天下則必能成器用之長所謂用九見群龍无首吉也今世之所謂肖者則不然捨其慈慈而苟為

勇義以陷物則過涉滅頂矣捨其儉約而苟為廣施以費用則傷財害民矣捨所以後其身而苟欲先於天下則犯上作亂矣夫如此者皆不合於道自取滅亡者也然此三寶最以慈為貴夫慈於物則愛愛之矣愛人者人亦愛之憂人者人亦憂之人憂之則助之故以陣則行列自正人愛之則保之故以守則城池自固是知天將救斯人也必以慈愛賊之人有慈愛則陣必正守必固是以慈愛為衛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之謂也天將棄斯人也則必以凶德厚之人有凶德則陣必亂守必亡是以凶德為蹶也語曰天厚其惡惡厚將崩此之謂也

經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傳善治士卒者慈以愛人不先犯物故不為剛武善於戰鬪者唱而後應不好凌敵故不至威怒善於勝敵者不以利動因勢

而取故不為先舉善於用人者卑身損己與下者齒故常為之下用師則以和而克故為不爭之德使民則悅以犯難故為用人之力如此者所謂天道自然其間无巧乃可以克配上帝乃古者之至極

經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无行攘无臂執无兵仍无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來者勝矣

傳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殺為本故舉古

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微夫用師之法為主者以起戎為謀為客者以應敵是務進雖少漸迫於殺退雖多轉近於生故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猶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也故將前趾於順行則若无行可列將奮臂而先登則若无臂可奮將操其兵則若无兵將引其敵則若无敵常以慈愛為本不樂殺人入感其慈愛爭為之用若手之救頭若子之救父卒至无敵於天下夫无敵於天下者是戰而

焉

勝也戰而勝者必多殺人多殺人者莫大之禍夫如此則近於喪吾所寶之慈矣既多殺人不慈甚矣而曰幾亡吾寶者何也我本以慈愛不樂殺人不得已而至无敵非吾忘也既非本志則為喪矣猶未大失故曰幾亡由此言之則舉兵相加若勝負未定者能愛其民則必全其勝矣何者夫愛其民者必哀其死民知君之哀民之死必反哀君之亡故相率用命以致其勝始以愛民為本終以哀死致勝故曰哀者勝

經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較禍懷玉傳老氏言吾所言之言必有物故甚易行

而天下之人昏於欲故莫之能行然吾所行之事必有君君謂理也夫唯天下之人无能知此者是以不知我也若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則知我者希矣夫唯人所不識而我獨能有之則在我者貴矣是以聖

人被褐以晦其外懷玉以貞其內經所謂質真若渝此之謂也

經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傳明白四達若不知者其知尚矣不知此

明白四達者其知病矣夫唯能病其所病是以其病不能病聖人所以不為知所病者以其能病其知之病是以其知不能病也

經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无狎其所居无厭

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傳易曰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德

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故曰屢校滅趾无咎小人以小惡為无損而弗去故惡積不

可掩罪大不可解故曰荷校滅耳凶此民

不畏威則大威至之謂也夫小人之所以

不畏威而弗去惡者心之過也大威至而

不可解者身之禍也聖人則不然知其心所以去其過愛其身所以畏其禍故能養

其生而全其形矣夫心者神之所常居也
无以嗜欲擾之則不狎矣神者形之所以
生也无以多事勞之則不厭矣夫唯人不
厭神是以神不厭人則所謂知其心有過
則去之不自見能養其生也自愛其身有
禍則畏之不自貴能全其形也若貴能全
其形若見能養其生是教民以非道養生
非理全形矣故去彼見貴取此知愛
經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
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
來綽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傳勇於果敢殺之道也勇於不果敢生之
道也此兩者俱勇而所施各異勇於敢則
害物之命勇於不敢則利物之生然則天
之所惡其勇敢乎其強梁乎勇敢者殺物
強梁者殺已誰知天惡勇敢強梁者之故
能以柔順柔弱為用乎書曰高明柔克故
天以柔弱為德也何以明之天不與萬物
爭而萬物自伏此善勝也不與百姓言而

百姓自信此善應也不與四時期而四時
自至此自來也雖有三德不為物先然而
無象見吉凶知之於未兆福善禍淫不差
毫釐可謂善謀者矣故天之禁網雖恢恢
然疎綏而反道敗德者未嘗失之書曰為
善天降之百祥為不善天降之百殃此之
謂也

經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
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
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
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傳天下之民常為利欲所陷雖之於死而
猶不止如之何當世之君作為嚴刑酷法
趨欲以死懼之哉若使民常懼死吾得奇
邪者殺戮之則人當誰敢更為奇者今雖
得殺之而為者不已則知民不畏死亦已
明矣然則作為嚴刑酷法既不可以威眾
則天下有罪者宜付之於至當故聖人法
天明威以制五刑主至當之刑謂之司殺
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刑期无

刑惟刑之恤若世主不使司殺者以至當
之理議讞罪人而苛任其情自專殺戮是
猶代大匠斲樸矣夫不善於斲而苟以代
人則必斲斤析指而功用不就則所謂希
有不傷其手者矣故管仲曰人君修官上
之道而不言其中故人君下及官中之事
則有司不任无代焉走无代焉飛此之謂
也

經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
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
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无以生為者是賢
於貴生也

傳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後世什一而稅亦
天下之中也今之在上取民食稅之多則
民不得不飢矣古之在上者无為无欲是
以其民少事各遂其性今也其上有為有
欲是以其民多事不得安其生故至於難
以治也民之生也蓋有常理不可辱也
苟辱其生必過於理過理生生必得其死
是以輕至於死由於生生夫唯无以其生

為生者是以外其身而身存也外其身而身存則賢於貴其生者遠矣

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彊大處下柔弱處上

傳夫生則柔弱死則堅彊人與萬物同歸於此是以聖人守柔弱惡堅彊故兵彊於衆則諸侯共加其國矣木彊於幹則枝葉共生其上矣故彊幹大本常處於下柔條弱枝常處於上木猶如此況於人手況於國乎

經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而奉於天下其唯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傳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昇陰主降陽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十七

閔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爲人道損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之士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爲本也是以聖人能爲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於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經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勝其无以易之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故正言若反

傳夫溺之細可以穿石是用其柔弱無物可以易之則知柔弱勝剛彊其理明矣天下莫不明知其如此而莫能効而行之故老氏舉聖人之言以勸之蓋亦三墳之遺文也能受國之垢汙乃可爲社稷之主能受國之不善乃可爲天下之王斯言甚正而觀之若反傳曰山澤納汙國君含垢蓋近之矣

經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與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傳夫上下相親民則無怨民之不親大怨作矣雖能和之其傷不復既有餘怨安足以爲善哉必也使無怨乎古者結繩爲約而民不欺破木爲契而民不違何者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故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契來則合而不責於人故上下相親怨用不作後世不能執左契以應物而守常微以執民用此求和必有餘怨是知有德之君則司心契以無怨斯得善矣無德之君則司微跡以和怨安足以爲善乎夫天道无所私唯善人是與猶聖人執左契唯以與物爲心也

經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